

# 個人主義的文學及其他

侍 桁

最近辦刊物的人們，那唯一的理由，便是一「忍不住了」；能夠忍不住而來反抗，這至少是有血性的。但是你說怪不怪，我看完了他們那種「忍不住了」的文字之後，我却更忍不住了！

一九二八真是中國文藝界的大晦年。一羣狗屁不通的中國式的第四階級作家們打着什麼革命文學的口號，到文藝界裏來亂鬧，他們的文章開口是「主義」「意識」「形態」，閉口是「支配階級」「壓迫階級」等等……但是看完了他們的通篇文字，除去記下幾個新名詞之外，到底也不知道他們要說什麼！——這喊主義的一方面是如此。還有一方面不喊主義的，如同新月——單指徐志摩，他的態度是下賤，頑皮，無恥，「狗食」！文章是「格的表現，諸君看一看徐志摩的「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便可以了解了他的內心靈了！

( 1 ) 關於後者，他們的影響似乎還尙小，改日再談；關於前者，他們的醉人底名詞，是很能誘引一般青年的，所以我們不能輕輕放過。

也不知他們從那一本文學的經典裏，找出「個人主義的文學」這個名詞來。自我的表現

個人主義的文學及其他

( 2 )  
便算個人主義的文學？是麼？若尋根究底地問起來，兩年前有一位阿畏先生寫了一篇「個人主義藝術的滅亡」，大概個人主義文學這個名詞也是從那個產生出來的。何先生那篇文字，只舉了兩三個藝術中墮落的特例，便斷定「個人主義藝術」是走至沒路了。並且何先生有些處是倒因為果，他講「藝術的良心」處，便是這個例；假若有個藝術家他特意地創造出「與眾不同的個性創造」，他這時並不是應着他的藝術的良心，而是違反了他的藝術的良心了。又說回來了，藝術中何常有什麼個人主義的與大眾的分別呢，藝術只有「真」與「偽」，再沒有旁的分別。藝術家的心血，注到他的藝術品中，他的目的為的是自我，而結果仍是大眾的。若是反而言之，他所產生的藝術品，只有他自身能了解，只有他自身能鑑賞，這並不是個人主義的藝術，只是偽的藝術而已。「為藝術的藝術」是不錯的，那些反對「為藝術的藝術」的人們，只是把這個名詞解錯了。藝術家若是沒有為藝術而藝術的精神，他總不會產生出來真底藝術品，那時他所產生出的藝術品才真與人生無關呢！藝術家非有高蹈的個性不成。藝術家若也只是普通底一個社會人，他不會有創作的要求，他不會有切要底創作的動力，結果不會產生真底藝術品來。

我暫不要走題太多了，所謂個人主義的藝術暫至此為止，下面接上個人主義的文學。

（在這裏我再聲明一句：我前邊借用來的籠統底名詞，如同「藝術的良心」，如同「藝術家的高蹈性」，如同「爲藝術的藝術」，我都有預定的專文。我們全人雜誌未央月刊擬定九月出版，到那時想一一地詳細討論。不過他們在這時間內，仍是不放鬆地亂鬧的時候，並且語絲還肯登載我的稿件的時候，說不定也許立刻就寫出來。）

黃藥眠先生在流沙第一期中，作了一篇「非個人主義的文學」，引起我寫這篇文字的是他那一篇。

我衷心是一個反對卑劣底寫實作品的人，因爲寫實的作家常常把自我的小霧圍造得太濃厚了，因此生出了不可以醫治的偏見，文字常流入於病態，失了藝術家本來的面目。這樣底證例，只要讀過幾篇描寫奇異底「性」的作品的人們，自然會了解的。我之所以厭惡寫實作家的自我的小天地，並不是因爲他們只是表現了自我，表現了自我的觀察；而恰相反，我厭惡他們正因爲他們不能表現了自我，不能表現了自我的觀察的全部。他們住在自我的小霧圍之內，偏見日益增加，有時把藝術的良心都欺騙了，只是硬着腦袋走極端，只表現了自我的觀察的一部，只表現了自我的偏頗底一部。——你們所謂的個人主義的文學，是指着這些卑劣底寫實作家說的麼？

( 4 )  
似乎又不是，好像說文學根本就不該表現自我，文學裏不應該有自我的成份，表現的目的是應該向着大眾的，是應該描寫被壓迫階級，若反之，不描寫大眾，不描寫被壓迫階級，便是個人主義的文學，便應該「非」！這樣底誤解：一方是由於把革命文學的定義定得太狹窄了，把文學本身的價值的全部沒有認識，一方面還是因為沒有了解所謂自我表現到底有怎樣底意義。

第一我們先問一問所謂「自我」（或名「個人」）是什麼？這個自我是怎樣造成的？「自我」若不是一塊死東西的時候，他當然不能離開社會，當然不能不受現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一個自我的造成，裏邊已經含有他的自我的環境的成份，與影響他的現代思潮的成份。普通底自我是這樣的，文學家的自我却更有不同了，因為每一個文學家，他的神經是最易於刺激的，他的同情心是淵博的，他的感受性是靈敏的；普通底人們所不以為痛苦的，他覺着十分痛苦，普通底人們所能忍受的，他不能忍受，普通底人們以為並不算什麼可同情的事，他却迸出同情底血花。這樣地講起來，文學家的「自我」，是現代社會現代思潮現代的一切的焦點！文學家表現了他的自我，便是表現了現代社會現代思潮現代的一切！

官僚的腐化，一般底人們却不感到怎樣底厭惡，而經文學家的眼來一看，那便糟了，好

像官僚的每一條血絲裏，都含有貪賄淫佚的毒蟲；農工的勞苦，在他們每日流着血汗的本身的人到不覺着怎樣痛苦，而經文學家眼中一看，勞工的每一滴底汗珠好像都閃着赤紅底血光；所以文學家的眼，簡直是一個顯微鏡，在他眼中所映出的內景，都是已經放大好幾倍的了。我們不怕文學家的自我表現得不清楚，我們有時還怕他表現得太誇大了呢！

表現了自我的文學，決不是與人生沒有一點關係的，惟其真能表現了自我，才是真能給讀者們一種共同感，才真能給讀者們新血液，才能告訴讀者們真實底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真實底罪惡！自表的要求越真切，表白的態度越誠實。這樣產生出來的文學作品才越有生命。文學家的自我表現，他的動力是爲己的，而他的結果是成了大眾的！這是文學上自我表現的意義，你們所非的個人主義文學，是不是非的這個。

「個人主義」這個名詞，老實講我真沒有聽見說過，哲學上是有一個個人主義的——Max Stirner 是他的老祖宗——也許他們這名詞是從那裏借來的？但若是那樣，却又真是驢唇不對馬嘴了！名詞不是亂用的，更不是亂造的；用一個名詞起馬還要有相當的了解，更何況造一個呢！他們在「前言」裏邊說：「我們對於藝術的手法的主張是 *Simple and Strong*」，好一個 *Simple and Strong* 他們在藝術的手法上能否達到這樣底目的，我不敢

( 6 ) 預定，但是他們的頭腦，確已得到這樣底成功了！頭腦既simple而且strong！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九日早。

# 溪邊漫筆(一)

川島

我要在這一節裏先說這個題目的來由

要做文章，照規矩不可不先立一個題目；這已經足夠說明『這個題目的來由』的大半了。本來出題目是一件苦事，做過國文教員的人該嘗到過這種滋味。如果自己作文，再要巧立名目，真有點自討苦喫！在這年頭兒，更是不容易。北方的遠例，因為當局要取締社會主義和自由戀愛，後來禁到『社會通詮』與『愛美的戲劇』也不能在書店裏賣；在南方是怎樣的我不大知道，聽說當清黨期中，『蘇俄獨幕劇集』，也曾受過當地官廳的白眼。寫題目時，你要大意，真是一失手成千古恨；易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慎乎！嗚呼！現在要寫題目，最好是『革命』，不論文學武學，喫飯睡覺，只需冠以『革命』，准不會出岔兒，我敢保。我呢：去年此時，因為不『革命革命……』的嚷，被一位此次考取縣長，從前不知道在做什麼的同志擠飛飯碗，理應受了這個教訓以後學些乖：『革命革命革命……』的喊；不過我自知之明是有的，知道不文不武，冒牌有些不妥，至於喫飯睡覺，倒是我的日常生活，說不定內中含有些革命性，可是在別人已經使用到快要厭煩的時節，我再來沿用，無異於擺

( 8 ) 臭黃魚攤，買主或許有一兩個，想來總是厭煩的人多。——文章既然要寫，命名卻如此之難，我沒有法子了，只得題曰『漫筆』；是將要把我所想到的，聽到的，甚而至於鈔來的都寫在這『漫筆』中。漫到幾時為止，我先就不敢說定。至於溪邊，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我要坐在我的寓所裏寫這些東西，而我的寓所是在一條小溪的旁邊。這條溪叫什麼名稱，我不說，爲什麼緣故我不說，也不說。

這以下的都是正文。

(一) 藝術家

在一個月色很好的晚上，西冷橋邊，聽見有兩個人在那裏談天：

甲：西湖已經是我們的了……

乙：唔，唔。噯！我問你，究竟怎麼樣纔叫藝術家？你說。

甲：總要穿西裝，領結也要打的大……

乙：……

這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是穿一件緋紅柳條布的襯衫，繫一條米色的褲，戴一頂壓髮帽，在月光下可以看得很清楚。至於腳上是否穿着一雙拖鞋，我看不十分清楚了，然而好像是。



過了幾天，看到一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第九十九期兒童畫報，封面上畫了一個領結很大的小孩在拉「凡荷鈴」。很以在西冷橋邊所聽到的話爲然。

(二) 並未死去了的阿Q……

據說上海發現了「一篇法定所謂現代大作家魯迅的真價的文學」，「阿Q正傳的技巧隨着阿Q一同死亡了。」并且說，有點像紅十字會會員的口氣：「我們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了罷！……」嗚呼！阿Q不但死去而且要大葬了，我竟連香燭票也沒有送，何等抱歉。雖然這一半也因爲阿府裏沒有送來訃聞，致我失禮。但是，天下儘有的是意外事。就在一九二八，一三〇的正午，郵差送來一封快信，拆開，一看，裏邊是這樣的：

「和太陽系革命文學家詩一首，求正吟壇！敬向同志致革命敬禮！」

愚小弟阿Q百拜。」

( 9 )

另外有一張詩箋，箋角上有「阿Q用箋」四個宋字的印文，可知決非假冒。詩箋前半張是阿Q的詩，後半張便是那個革命文學大家的原詩。照錄於後：

「我們也可以討姨太太。」

『我們也可以喫大菜，

『我們也可以坐專車，

『我們可以打你的屁股。

『哈哈 哈哈 哈哈

『原詩附后

『我們也可以住華麗的高堂，

『我們也可以穿絲織的衣裳，

『我們也可以戴威武的軍帽

『我們可以伴美麗的姑娘。

『哈哈 哈哈 哈哈』

這真奇怪：難道阿Q是不會死的？還是因為跳不出阿Q時代，吶喊中的阿Q雖經正法，而阿Q總那麼多？還是阿Q正傳中的那位小D補了阿Q的缺，所以也叫阿Q了？我真疑惑，還是人們在造謠言？只依稀記得幾年前吳稚暉在北京報上登過活死人的計聞，說他已經死去；近幾天卻看見報上說他聽到山東慘案的消息，『大為震怒』，又從上海到南京去。這難

也可以知道他的計聞是開玩笑的，因為明明他自己說是『活死人』。而阿Q案究竟是怎麼的？莫非這消息是根據了官方的電報，所以不甚可靠麼？

正寫到這裏，一個通信就送來一捲新聞稿，裏面有這樣兩條：

『上海專電』 據可靠消息阿Q因為沒有官做只好暫時提創革命口口（電碼不明）先以文字或無烟火藥來殺一個乾淨

本社專電 阿Q咸晚對本社記者談話謂『分明是他們大概都是受了傷可造成我們的局面』阿呀！這消息更是離奇了！

### （三） 咱們教育家的論文

咱們教育家的論文發表在刊物上的或者印成書的，向來總有幾張插圖；圖如一張圍棋盤，上面有兩三條蚯蚓。往往如此。近來看不是教育家的論文中，也常有類似這樣的插圖，猶如倒塌了的一條城牆。這使我想起法國人寫的一件故事來（這不是日貨）：就是賴第德把一頭紅羊送給保都的科學館，館裏的人拿來做那年獎金論文的題目，問『爲什麼這羊的羊毛是紅色的』；後來得獎金的是一個北方的大學者，他證明A加上B減去C再用Z來分的結果，

（11）

那羊一定是紅的，而且將來死了以後一定會爛。

門羅博士那裏去了？應當分該我們獎金！給那班論文中有些插圖的學者們。

# 迷惘之夢

翟永坤

他寄宿在一個野店裏，他夢見他是已經回到故鄉了。一點也不含混，清清楚楚地他是已經走到了家門。一切都如舊，一點也沒有改變，即使門前的一棵大棗樹還是依然的被微風吹着搖曳在空中，雖然他離開家鄉已經有二十年了。

他悄悄地踱進了茅屋，沒見一隻人影，也沒有一絲毫動靜，很冷落。偶然間他看見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嫗倚在中堂的門旁若有所思地仰望着空中的白雲飛去。

『媽！我回來了！』他知道是他底母親，就這樣地說了一聲。

『兒啊！你怎麼這才回來？我底眼睛都望穿了喲！現在你可做了兵官？』她被她兒子底一句話驚動了，她望着天空的視線很迅速地移在她兒子底身上，一壁這樣說，一壁流着她底愉悅的老淚。

『媽！我沒有做官，如今還是一個兵丁。』

『不要緊的！祇要你回來了！』她噙着一種哀音，顫動得簡直說不出來了。

『瞧！你瘦得這個樣子，誰叫你去當兵？』她含着哀傷的眼淚，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揩

( 14 )

拂她兒子衣服上底灰塵。

他感着母親的愛，於是嚶嚶地啜泣了。

他由啜泣而號哭了，這實在是他一種最大的感激。

當他哭醒的時候，枕頭已是溼透，他底破碎的心裏還遺留着一种哀傷的記憶。

室中如死了一般的靜寂，黑魃魃的。他感着一种空洞，寥落，如躺在一座荒野的坟墓裏。但這時破落的窗外，已有微微一線的光明，他知道天快亮了，不久也就要離開這個野店。

他徘徊在距離家鄉不遠的一座荒山中，他像迷了路的一隻綿羊，找不着歸途。的確，在外漂流了二十年的他，對於家鄉附近的路徑是生疏的多了，何況又是一個崎嶇的山道中？他踱來踱去，尋着了一大塊明淨的石片，這石片上面很清潔，但下面的周圍長滿了綠苔，好像是尋爲行人坐在上面休息似的。他精神很頹喪地坐在那裏冥想。他心裏這時很恐怖，忐忑得甚麼也似的，但同時又感覺着一種希聖的愉快。

昨夜的夢，的的確確是真實的，然而這時又如在夢中一般，飄飄忽忽，也不知那是我底

歸路，他這樣想，渺渺茫茫地，想到家中的老母，想到一切，他又感着孤獨的寂寞了。

——母親年紀老了！我當了二十年的兵，還是空空洞洞的一無所有地回去，她不會失望嗎？

——不，決不的，他又想，她是不會失望的。我一回去，她見了我，一定很歡喜，因為她只有這一個兒子，她素常是很愛我的。唉！自那次我決心走了之後，也不知惹了她老人家多少傷心，如今細想起來，我真有無窮的遺恨，我要跪在她底面前懺悔了！

他自己原諒自己，對自己懺悔，然而，他底心裏依舊隱藏着無限的悲哀，無論怎樣對自己解釋，總不能解脫。但慕地想起了他幼小時的表妹，他心中慰藉了許多，不久他底面龐上好像表現出一種童年的微笑。

他們大概是八九歲的光景罷，正是兩小無猜的時候，他們常在一起，他底表妹王繪姑可以說是他從小時的唯一伴侶。

王繪姑底母親就是他底姑母，她家中很簡單，除了母親和一個小弟弟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了。因為他們底家都是很鄰近，真是「鷄犬相聞」，所以他們讀書，遊戲，都在一處。

( 15 )

他們進的是一個鄉下的私塾，先生有六十多歲，看來已經老態龍鍾，頭上還拖着二尺來長的一根小辮，很威嚴。學生有十來人，除了王繪姑和她底表兄似乎規矩點以外，都很頑皮。但先生把板子在掉上一拍，兩眼一翻，他們就規規矩矩地『子曰，學而……子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野人也』，『八百載，最長久，——最長久，八百載』，這樣高聲朗誦地亂唱起來，其實他們底心都不在書上。

有一次先生出了門，不知道爲甚麼，趙德全，混名叫趙黑子的一個頑皮小孩把王繪姑打哭了。趙黑子害怕，一溜煙地跑回家去了。他從門外進來，看見他底表妹在她自己底座位上掩着面嗚嗚咽咽地哭，他知道是誰欺侮她了，於是問道：

『怎麼了，表妹？』

『趙，趙黑子……』她又哽哽地哭起來了。

『不要哭，先生回來了，告訴先生，教先生打他底手心。』他一面說着，一面用他底袖子拭她底眼淚。

『走，妹，回家告訴他媽媽去，他一定要挨揍的。——我將來去當兵，替你復仇！』他牽着她底手離開了學校。



就是他底母親和他底姑母也常稱讚他們表兄妹的和好。他底姑母常指着他倆對他底母親說：

『你瞧！嫂嫂，他倆生成是一對兒，可惜——』

『可惜甚麼？杜財旺和王春發不也是這樣的親戚嗎？他們爲甚麼做了親呢？』她說着臉上現着得意的微笑，同時把他們倆望了一望又低下頭去做她底針線。

他們聽了這話都漲紅了臉，跑到門外去。

又一回，是在一個綠葉蔥蘢，百花盛開的夏天。他們手携着手走到後園去捉蚱蜢，不一會王繪姑手中拿一把紅色和白色的薔薇花從深林中走了出來，一面唱道：

紅的薔薇，

紅的薔薇，

贈給阿哥莫忘記：

莫忘記，別離時，

天涯海角裏。

白的薔薇，

白的薔薇，

贈給阿哥莫忘記：

莫忘記，幼小時，

一同遊戲。

薔薇枯了，

薔薇枯了，

切莫拋棄：

莫拋棄，我倆底心兒，

將永永，永永在一起！

「表兄，你看這花好不好？」王繪姑一見了他就很高興地這樣說。

「好。真美麗！」

「那就送給你罷，是我剛在那林裏折來的。」

「謝謝你！這花真好看，到你出嫁時，我一定買這樣好看的花朵送給你作禮物。」他說畢，望着她。

「別胡說！誰出嫁？」他漲紅了她底蘋果似的臉龐，眼眶裏含着溼溼欲下的淚。他看着要把她惹哭了，急忙地對她說：

「我對你說着玩的，別當真。你可捉着蚱蜢了嗎？」

「一隻也沒有。」

「我也是的，我們再到別處去尋尋罷。」

( 19 )

這時他想起了重重的往事，觸起了他莫名的愉快。有時他心中起了一陣狂笑，這狂笑可以說是他愉快的象徵，也可以說是他極悲哀的結果。他愈想，愈模糊，愈悵惘了。他想起他底年邁的母親，他自出門以來就未和她通信，不知道是否還健康着在。未和她通信的原因很單簡，他自己不會寫信，他知道他母親也不容易去托一個人寫回信給他，因為離他家很遠很遠沒有一個有寫信能力的人，何況他又是賭氣跑出去當兵的，自己覺着實在沒有臉再寫信回來。他想起他底表妹，他心中愈狂跳得厲害，他不知她現在到底變成甚麼樣子，是不是出了

嫁，他可能再見她一面？——這些，都能使他萬分寂寞，他再也不能往下想了。

他已經到了他自己底家了，他一見了他以前居住的房屋，不知怎的，無形地起了一種感慨。他家的大門外邊與二十年前很兩樣，在二十年前，門外的樹木很蒼鬱蓬勃，現在很蕭殺，寥落，所有的樹木砍得乾乾淨淨，即使以前一棵很高很大的棗樹，連影子也沒有了，只有一些朽爛的樹根在地面上盤踞着。這一塊，簡直成了一片荒原，可以說是一無所有。他家底門是虛掩着在，他悄悄地推開，進去，甚麼也見不到，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個別的動物，祇有些破爛的傢具散陳在各處，桌椅上和地面上的灰塵堆積的很厚，像很久很久沒有人居住似的。

——我底母親呢？啊啊！我又是在做夢嗎？然而這一次我是的確確千真萬真地回家來了！但是，我底可憐的母親呢？

他心裏慌亂了，他急忙地跑到王繪姑底家裏去，但王繪姑底家已經改了姓了，那一家如今住的是姓張的。他問張家的小孩，才知道王繪姑已經嫁給繆老五了。繆老五也是他幼年時的同學，離此地很近。他又趕緊地問，他的姑母，趙老媽到那裏去了，他回答不知道，因為

他是才搬來的。

他落魄似的又慌慌張張地跑到繆老五底家裏去，繆老五到集鎮去了，王繪姑一見了他，眼淚幾乎流了出來。

『表兄！你回來了？』

『回來了，表妹！你看！我們都老的多了！』

他們實在沒有別的甚麼話可說，雖有千千萬萬的話，這時一句也說不出來。他們所說的，實在不是他們所想說的話。

『快去給表舅舅行禮，十來歲了，甚麼也不知道，真是一個蠢東西！』她指着站在她身旁的一个小女兒這樣說，『這是我底寶兒，還未見過表舅舅的。』

寶兒很像她底母親，蘋果似的臉兒，一雙晶瑩的眼球，她很像她母親幼年和她表舅舅一同遊戲時的面貌一點也分辨不出來甚麼。

『啊，你就是——唉！……』他嘆息了一聲，牽着寶兒底嫩白的小手狂吻着她底紅潤的臉龐，他底淒涼的眼淚不覺地流在她底面龐之上了。

隨後，他和寶兒母親底視線無意間交集在一起了，彼此凝視着，都很淒然。他們悽惶的

( 12 )

( 22 )

淚不覺都潄潄地流下了。

「表妹，我底母親呢？」他這一句話蘊藏在他底心中再不能忍耐下去了。

「舅母嗎？她老人家死過三年了，她比我母親後二年死的，她就埋在這後山上。啊，表兄！」她底話裏，含了一種哀音，「從你走後，她常常哭泣，日日夜夜地盼你回來，可憐她臨死時還惦念着你呢！現在你底家是托給鄰近一家姓張的帶看着，你還未回去嗎？你爲甚麼走後，連一隻字也不寄回來？」

「唉！……」他驚慌得甚麼也似的，半晌說不出來一句話。

「好，那我就到後山上去看看罷。」他出門時，眼眶裏包含着盈盈的淚水。

一座荒廢的坟墓，座落在半山中，周圍滿長着萋萋的芳草，四面毫無高大的樹木，距離這坟墓不遠只有一簇簇的荆棘似的矮樹。他跪在青石墓門的前面哽哽地哭泣。

——啊啊！母親！你不是日日夜夜盼望你兒子歸來嗎？如今你兒子歸來了，但是你呢？

母親！此生此世，再不能見你了！我是如何地對你懺悔啊！母親！我底心是這樣地難過！他長跪不起，哭得淚人也似的。

——假使我那一次投宿在野店裏，所做的夢是真實的，那你爲甚麼不能證實我底夢呢？  
啊啊！母親！假若你是活着，你見了我回來一定是如夢中一般你見了我要流着愉快的眼淚  
噯！然而，母親！你爲甚麼不能證實你兒子底夢呢？

——可憐的母親噯！我是長跪着你底墓前不能再起來了！

——啊啊！母親！我底心是這樣的難過！

『表兄！……』一個女人喊的聲音。

『表舅舅！……』這是一個女小孩底清脆叫聲。

這種聲音隨着風飄渺地隱隱約約地傳到他底耳膜，然而他像未聽見似的，依舊地長跪在他母親底墓前懺悔着，痛哭着。

嗚嗚的風聲吹起了舊日的落葉沙沙地飛舞在他和坟墓底周圍。這好像是一種悽厲的嘆息。

一九二八，四，十四夜深時脫稿，北京。

# 春潮

出版了

屠介涅夫著 張友松譯 每冊實價八角

純文藝作品本是不重道德作用的，但是所謂『道德作用』也要看是如何解釋。如果一部作品不是有意像傳教似的教訓人家，却能使讀者得到一種極可寶貴的教訓，那就是作者極大的成功。

**春潮**是屠介涅夫的傑作之一。讀了這部動人的小說，我們便可以知道如何自愛，如何愛人，如何珍惜寶貴的青春，如何避免那永不能磨滅的創傷。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北新書局發行



# 謊

西 白

田野蒼茫地噓拂着深秋薄暮的寒涼。快就要消逝的閃金色，還依戀着抖搖無力的長梢尖；桐葉瑟瑟飄下又飛起。儘着一跳一回頭，憤然仰望那越離越遠的高渺的故鄉，冷不防更呼的直落下去——乾涸了的小河，正虛張着灰黃黃的飢餓的大口；枯楊枝深深偃向河心裏緋笑着的小草花，努力伸展出想熱烈撫擁的黑瘦的兩臂，喘吁得只恨抬不起頭來。

孤兒院的大鐘響了，噹噹地幽送出整天隱忍下的鬱怒，竄散到黯然青紫的天空外。重重拋下的書本竹片兒，更被忘却在有力地打了個呵欠的屜箱裏；嘩——暴發的開水般衝裂出兀自抖泣的課室和工房，久別重逢般陳舊又新鮮地親熱起來。這知己的一霎間，永永盪漾着精赤淋漓的歡唱和謔談；拍的一下肩膀子，拍醒了正在幽甜地苦想着遙隔在故鄉炊煙下的好兒的幽夢。嚇呆了整天兒的粉壁木板，嘻着縫兒笑了。

( 15 )

孤悶的忍生，却止獨自在薄暗的寢樓裏，慌急又遲疑。好似犯下了將破未露的罪案而又沒法偷偷逃離開去，將不得不向着還是茫然的同事們泰然說着「後天會」而暗自訣別這雖則可戀却更可怕的院落。

嵌耀在灰黃牆壁上獨眼似的深赭色三角形，識破了全部秘密似地，笑射着頻頻走向窗口窺探的背影；薄寒直噓進衣領，凜圍上正在虛炎着的心火。一脈黑翳突然抖上窗角，驚大了還是不能泰然的小圓臉上微斜的大眼珠——歸鴉陣陣橫斷暝空而逝。

庭園異聲傳來孩子們竊竊私語似的嬉戲聲——可怕的吵嚷……

嘈亂亂的課室裏，久被壓伏在鐵檻裏的孩子們，欣幸地認識了這奇異的新先生的意外柔弱，鬆散得儘着尖叫怪嘯地吵嚷，突被赦出笑籠的羣鳥爭啄着天賜的難得的肥肉似地吵嚷；吵嚷他爲什麼單單愛上了個毫不出色的黑毛頭，爲什麼黑黑的毛頭偏該有雪亮的花線襪穿！吼——印度<sup>四</sup>的毛毛頭！

被圍得臉紅氣塞的他——硬裹着大禮服的大孩子再也板不像老鍊的同事們的魔土般的兇臉，更動不起緊張到幾乎痙攣的鐵棒似的辣手。只是越辯越闕闕，越想有力地衛護那低頭受屈的毛頭，越怕更會引起在那些體面威嚴的大人們前全部暴露後的可怕的摧辱，將更會把他和他的毛頭整整吞了下去！親近的疏遠了，疏遠的反親近前來！到處尖矜着三角的眼箭，隱沸着輕蔑的笑聲，慫慫送上猙獰有刺的鼓勵安慰：絞死前一刹那似的毒刑嘯！焦悶得只是怪恨膽小的打鐘人不敢破例早些打，好讓他立刻逃回這如安樂窠似的教員室，拉他還是煩慮着

的胡琴，吹送進得意的人們耳朵裏去！

幽亮的銀絲絲絲映穿下條條墨條兒，汪汪的遠吠吠破了昏忙後的煩默。長長短短的步伐，按着思慮的拍調，輕輕又重重……不覺飄飄搖搖地浮離了起來，悠然昇進了那乍別不久而已不能再到的童真的天國：那兒正需要着這樣有味兒的吵嚷呢！

從那些可怕的手裏，很命奪護下他的生命的毛頭奔離那可憎的黑獄了……

黑毛頭！微黑得混血種似的伶透了骨髓的毛頭：野草蓬勃似的亂髮，深耀着烏雲裏幽月樣忍苦的黑腫，幹嗎不進去游一游？血紅紅抵笑着的，呵抖動抖動？可沉沉酣睡的魔牀般的凹痕兒漩渦兒！

真是太宏大又太渺遠了。遑迫又深濃的一笑，人背後抖促又熱躍的一捏，那又暖又嫩又圓又滑又……什麼能比喻呢？這樣的這樣的小手兒！已是多麼可貴的冒險的成功喲！

蠻橫的同事們！毫不經心却又毫不費力地強摟着可愛的孩子粗暴地吻，吻！吻了還是講笑着作嘔的女人女人！

呵奔！奔離那可憎的黑獄！遠遠地遠遠地，奔嚙！深谷，幽林，沒人的荒島，永開着冰花雪葉的高山巔，白雲兒片片飛舞，飛舞……

( 27 )

( 28 )

還不是只有獨自回到那將驚駭地失望的勤苦的家裏去？去痛受那還是一刀一針勞作着的爹媽的刺心感傷！感傷他們只因少識了幾個字便須出着汗做，做，做，好容易做出了個體面有望的兒子來，只一轉眼又落了空！

黑寂寂的鼾聲裏，獨獨醒躺着個燒紅着的白嫩嫩的苦孩子；一任那新鮮的滿足後新鮮的悲憤充量吮着，跳離了悶暗的大地跳進了還是淒涼的天空；閉塞又猛撞的心嚙，終於唏的哭了！哭，熱熱地酸酸地哭，哭出了入世獻身後的第一聲！

遠遠，靜瑟中，似有苦力們隱隱的嘔喊幽涼地低迴着。兵營裏的喇叭響了，央央地儘引着莫名的遐想，聲聲哀號出曠野裏酸酸甜甜的夢影兒。「呵，曠野……」他眼前一亮，發現了救星般的寶藏似地，「強盜搶！」可羨的獨來獨往的強盜！他獲得了擋去那遠在故鄉的一切責怪譏嘲的有力的金盾！

橫豎是走的了！突然，從這高大得隔離一切的可厭的牀上，只輕快的一瀉，赤熱着身，虛抖着脚步，直奔那，那個獨獨發亮着的可愛又可惱的小被窩！只熱烈的一吻，正想如那幸福的花線襪般幸福地更深深——可憐的毛頭！睡夢裏直叫起來！不甘心的他，終又被猛烈反彈了回來；忿怨的熱淚，更如深谷幽泉般續續洶躍，洶躍。

迷花的淚影裏，遇見了常受他代寫代畫的和好的同學們，遇見了那早就攪動了他初戀似的柔心幾乎使他改易姓名的那個黑呂布！樓健色秀靈得獼猴般正在運動場上耀武揚威一見他便只凝視憨笑的他的黑呂布！好沉醉的春假旅行！豁光寺後的密吻，雷峯塔畔靜曠中的「哥哥！」可戀念的合牀兒吻。昏迷的快樂的創痛！「只有這一晚了，只有這一晚了」，他又吞咽了他的他多少蜜淚！他緊緊跟隨着，跟隨着；終於從那兒又償到了一切的喪失：勤苦的家的安慰，僅有的被愛的愛……

深夜哀號的喇叭，又在這暮色深深裏央央催響着了。

新鮮的太陽照到了繁華的故鄉，照亮着市街上午後清靜的酒樓。獨佔的小天地似的靠窗座間裏，信箋信封自來筆郵票，只幾分鐘痛快的合作，早已完畢了牠們的服務——他又從乍到的家裏托詞出來寫給一樣遠在他鄉的院裏復讐似地傲然回絕了！

正不知那兒來的熱辣辣的勇氣，一跨進家門，一聲負了傷似的（真的負了傷了）「院裏搶！」後，儘着一聯串急促抖發出怎樣被盜盜後怎樣的繁花似的虛詞。震撼心底的興奮，在闖家的驚惶中勝利地戰慄着。還好呢，幸而先把這幾件好些的衣服偷放到了竈屋裏去！猛跳

的燈光下瞪大着的斜眼珠，只在搜尋還有什麼可以安慰他們的話。

母親這樣那邊的絮絮慰問，父親托着水煙筒的縐眉深思，還有，呵，工房裏夥計們聽不清的私語！越覺不該瞞蔽，越是不敢實說；越想彌縫得圓滿，越覺敗絮似地漏了出來！好似從沸騰的滾湯裏猛又跌入轟爆的薪焰中，眼角濕癢癢背上汗膩膩地，苦熱得只想往陰暗處躲。最好嘞，最好在那被盜的善後尙未善後之前，立刻找得一個更好萬倍的來捧獻到受騙的他們面前去；然後，驕傲而痛快地由他自己來一口道破！

一夜的疑懼，午前的焦急。「原該朋友處去走走，只別太說大了！」在父親的叮囑下，虛慚又熱勇，生疏又熟識，擺脫了又遺失了什麼似地，踏着秋陽晒黃了的午後石子街；自己也毫無覺察，怎麼一聳便直聳上這怯生生的酒樓。

痛飲着凱旋之酒，高傲地欣賞着被他一人所引起的院裏的驚詫。這秘密的成功是太飽滿了，躍躍然的心頭只是熱想跳進可向盡情傾吐的心耳中去。

漂亮的衣影，歡洽的笑聲——這才真覺自己是失業孤獨的人了！用了自己的手一手拋棄了！

他想起了所有熟識的人——知己的都自己說上來了！尊榮的院長，親自前來懇懇挽留！

哎，少寫了一句！同事們正在吃吃嗤笑呢；院裏派了警察來捉他父親去了！嚴受拷問的毛頭  
喇，轟碎那鐵籠去！怎麼？自己奮跳了出來了！呵，黑呂布！——却又冷然瞧見他倆早已迅  
捷地編成了他的過去的戀人冊！忽地，似又瞥見可怕的敵人隊裏也有他的家在……煩茫的烟  
氣幻演出青白色的怪霧，迷誘着微醺的花眼；頭烘烘然，背上寒虛虛地。

賣糖果的大眼小臉的苦孩子，搬送上生硬又爛熟的懇求。又熱想立刻擁上去，立刻從那  
可惡的大人手裏——只迅電般狠狠的一釘，再也不敢正視。噯，自己賺的一個也不能花吧？  
這自己手裏的爲什麼又一個也不敢吃呢？——扯一個謊就得了！

忸怩默默地從羞澀的袋裏不管多少不辨什麼買了一包，呀，冷酷的買！嬌泣般的一聲  
謝，疏遠的謝喇！孩子轉身下樓了，秀亂的細髮步步消隱在樓梯欄格下。解開了似在招手的  
紅紙包，一粒粒細細辨味那又甜又酸的紫葡萄乾。

倒空了的燒酒瓶，聳着臃腫的肩膀苦笑着；香蕉皮和瓜子殼，更擠塞了人們插足的地  
盤。漂亮歡洽的酒客們，漸漸擠雜閑鬧起來；對着這憤然獨酌的少年，只是欣賞般帶隱帶笑  
着。

他瞪斜起他的大眼珠！真想勇猛地——早又畏縮了回來，更逃遁開去。

( 52 )

反身靠窗遠望，孤另另的遠樹擠在市屋中只是轉不過身來，不禁淒然懷念起不能再到的田野中的院落，繽紛的菊圃，深密的竹叢，嬰孩似的小圖書館，永別的毛頭喇！賣報童子的慘呼！歷亂的市街上，鬆嫩的稚髮，緊張的壯腿……出神地釘視着正在釘視蠟像般女的那個俊俏的男的！像自己一樣而又情人似的男的！

嚶嚶，生疏地充溢着女人趣的茫茫的故鄉喇！

嗤~~~~煙頭在痰盂裏嗤笑。盎的一聲猛叫，浦江裏的汽笛擠吐出鬱勃的悶氣，洪洪地到處震盪着。驀的想起了潯陽樓上的宋江來……

一七，三，二七。



# 關於思想山川人物

魯迅

## 一、題記

兩三年前，我從這雜文集中翻譯「北京的魅力」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續譯下去，積成一本書冊。每當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際，我一向就用一點譯文來塞責，且喜歡選取譯者讀者，兩不費力的文章。這一篇是適合的。爽爽快快地寫下去，毫不艱深，但也分明可見中國的影子。我所有的書籍非常少，後來便也還從這里選擇了好幾篇，那大概是關於思想和文藝的。

作者的專門是法學，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我對於這些都不了然。只以為其中關於英美現勢和國民性的觀察，關於幾個人物，如亞諾德，威爾遜，穆來的評論，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瀉水，使人不覺終卷。聽說青年中也頗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檢舊譯，長長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學」潮聲中，在玻璃窗下，再譯添八篇，湊成一本付印了。

原書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說，「從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

( 33 )

( 34 )

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記和關於旅行的感想。」我于第一部分中，選譯了十五篇；從第二部分中，只選譯了四篇，因為從我看來，作者的旅行記是輕妙的，但往往過于輕妙，令人如讀日報上的雜俎，因此倒減却移譯的興趣了。那一篇「說自由主義」，也並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東西，為不失這書的本色起見，便特地譯上那一篇去。

這里要添幾句聲明。我的譯述和紹介，原不過想一部分讀者知道或古或今有這樣的事或這樣的人，思想，言論；並非要大家拿來作言動的南針。世上還沒有盡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覺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說時，便會開手來移譯，但一經移譯，則全篇中雖間有大背我意之處，也不加刪節了。因為我的意思，是以為改變本相，不但對不起作者，也對不起讀者的。

我先前譯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時，辦法也如此。且在後記裏，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為我深信作者的意見，在日本那時是還要算急進的。後來看見上海的「革命的婦女」上。元法先生的論文，纔知道他因為見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記」裏有贊成賢母良

妻主義的話，便頗責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這實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選擇也一向沒有如此之嚴，以爲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我希望這一本書的讀者，肯體察我以上的聲明。

例如本書中的「論辦事法」是極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却很給了我許多益處。我素來的做事，一件未畢，是總是時時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憊。那一篇裏面就指示着這樣脾氣的不行，人必須不凝滯于物。我以為這是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效法的，但萬不可和中國祖傳的「將事情不當事」即「不認真」相牽混。

原書有插畫三幅，因爲我覺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換了，並且比原數添上幾張，以見文中所講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讀者的興味。幫我搜集圖畫的幾個朋友，我便順手在此表明我的謝意，還有教給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于上海寓樓譯畢記。

## 二、序言

薩凱來是並非原先就豫備做小說家的。他蕩盡了先人的遺產，苦于債務，這纔開手來寫

( 36 )

作，終于成了一代的文豪。便是華盛頓，也連夢裏沒有想到要做軍人，正在練習做測量師，忽然出去打仗，竟變了古今的名將了。

我們各個人，爲了要就怎樣的職業，要成怎樣的工作，生到這世上來的呢，不得而知。有些人，一生不知道這事，便死掉了。即使知道，而還未做着這方面的工作，却已死掉了的人們也很多。要而言之，我們的一生，或者就度過在這樣的「畢生之業」(Life-work)的探索裏，也說不定的。

尤其是在現代日本似的處世艱難的世上，我們當埋頭于切合本性的工作之前，先不得不爲自己的生活去做事。倘在亞美利加那樣生活容易的國度裏，那麼，一出學校，有十年或十五年，足以生活一生的準備便妥當了，所以在不須跨進人生的晚景時候，能夠轉而去認爲自己的使命那一面的工作。但日本。却即使一生流着汗水，而單想得一家的安泰，也很爲難。于是許多人們，便只好做着並不願做的工作，送了他的一世。這便是，度着職業和事業分離的生活。再換一句話，也便是，單是生存着，却並非真的生活着的。所以這樣的人們，除設法做着爲生存的職業之外，又營生于希求有意義的生活的不絕的要求之中。將短短的人生，度在這樣的內心的分離的境地裏，真是悲慘的事。

然而，待到這世間成爲真的烏託邦，我們的職業，便是恰合于我們的性格的事業的時代爲止。這情形是不得已的。倘若那時代一到，那時候，人類便都能各從其天稟的才能和趣味，潛心于自己所愛的創造底事業；在那時候，是自己的滿足，也就是對於一般社會的服務了。這樣的時代的完成，即烏託邦的達成，應該是我們人類文化的究竟的目的。

但待到那時代的到來爲止，我們只好在現今這樣的生業和生活相分離的境地之中，熬着過活。而且只好努力設法，打進適合于真的自己的本性的事業去。

這真的事業的探索，是我們的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努力。這是真的人生的探索。

然而也有縱使一生用力，終于不能將真的事業，作爲自己的職業的人。不，這樣的人們倒是多的。但人類的不絕的欲求，非在什麼形態上，來探索真事業，是不肯干休的。于人們便開始了專門以外的工作。倘若他的專門，和他的性格恰恰相合，他便應該不想去致力于專門以外的工作了。然而他一面從事于那職業，一面又因爲還未完全用盡自己的天分，便也會對於那職業，即俗所謂專門以外的工作，發生趣味。在確當的意義上說，則惟這專門以外的工作，却正是他的真專門。是他受之于天的天職。他所從事的那所謂專門，是可以稱爲人職的不自然的東西。

( 38 )

所以古來的大事業，大抵是成于並非所謂專門家的人們之手的。在現今似的社會制度之下，也是不得已的事。

如我自己，也就是許多日子，苦于職業和生活的分離的一個人。但幸而我總算有從那爲生存而做的職業之間，將若干氣力，分給自己真所愛好的工作的餘裕了。

這一點上，我是幸福的，常常以此在自慰。這餘業，便在書齋裏面讀書，思索，做文章。

英國的文豪威爾士，是先以小學教員起身的人，但後來試作小說，遂進了和自己的性格完全適宜的生活。這是他三十歲的時候。這不能不說，他是幸福的。關於來做小說的動機，他曾經自叙傳底地說過：「我于寫英文，比什麼都喜歡。」這實在是直截簡明的口吻。他于是就寫着喜歡的英文，過那適性的生活了。

威爾士是由二十九歲時的出世作「時間機械」一篇，成爲獨立的文人，棄掉了性所不喜的生業的，然而長久之間，從事了別的職業，而于餘暇中來做畢生之業的人們也很多。如英國的思想家約翰穆勒，就是做着東印度公司的職員，直到五十二歲的。待到引退的時候，每年得到養贍費一萬五千元。從此他就悠悠然埋頭于自己的畢生之業了。

我並不如威爾士那樣，最喜歡寫文章。所以也不想選了文學，作為畢生之業。我不過每當工作餘閒，來弄文筆，是極為高興罷了。

大正十年（譯者注：一九二一年）的初夏，我完結了兩年零八個月的長旅，從歐美回來。到這時止，我沒有很動筆。但此後偶然應了雜誌和報章之類的囑託，頗做了一些文章，這纔玩味了對紙抒懷的樂趣。歸國後三年所記的文筆，就堆積在箱篋的底裏。覺得將這些就此散逸掉，也頗可惜，現在加以集錄，並且寫添幾篇新的東西，印了出來的，便是這一本書。只因為赴美之期迫于目前，毫無微暇，至使略去了還想寫添的處所，是深以為憾的。

第一篇的「斷想」，是應了「時事新報」之需，逐日揭載的。開手的時候，本想記載一點零碎的感想，但在不知不覺之間，却已非斷想，變成論文似的東西了。這一篇，我是在論述威爾遜，穆來和英國勞動黨，以見為英美兩國政界的基調的自由主義的精神。

從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記和關於旅行的感想。

貫穿這些文章的共通的思想，是政治。政治，是我從幼小以來的最有興味的東西。所以這書名，也曾想題作「政治趣味」或「專門以外的工作」，但臨末，却決定用「思想山水人

( 40 )

物」了。收集在本書中的「往訪的心」這一篇，先前是已經遺失了的，但藉了細井三千雄君的好意，竟得編入了。我感謝他。

對於肯看這樣的雜文的集積的諸位，我還從衷心奉呈甚深的感謝。

大正十三年七月四日晨

在延子海邊

著者。



# 隨感錄

## 一三六 人道與殘殺

建人

從有些地方看起來，中國有些人的行爲是很殘忍的，而且時期也特別的延長。食人的事見于歷史上，而且不限于荒年，實用以下酒。慘酷的殺則雖在近時亦見之。歐洲的幾個文明國不是食人民族，中世紀的殘殺行爲不久也改變過來。近來已不聞有斬刑，普通只有縊死。

前清死刑是通行殺頭。到後來，劊就少用。就我所知道的說，只有刺恩銘的徐錫麟是被剖心的，但有許多人反對；適值秋瑾又被殺，反對者更多，因各方的非難，主嚴辦。革命案子就冷落了。那時持作反對的理由就是人道主義。

(41)

人道主義大概也和別的術語一樣，會多義的。如果有人打我一個嘴吧，我必須勸他再打一下，人剝我的外衣，我必須把內衣也送他。或引而伸之，甚至別人只要打我，而我定要他殺。這種人道主義自然未免過分，或者可說是反常的。但如果只是一種對環境的反抗，如受過戰爭的苦的人要求和平一般，在殘殺的社會之下主張人道，這不能不說是『人情之常』。雖然從一方面看，這是消極的呼籲，不是積極的反抗。但在積極的反抗並無辦法的時候呢？

那就又作別論了。

況且，各種生物有各種的生活法則，就是生活之道。所以犬有犬道，貓有貓道，人亦自有人道。犬道說人糞可吃，但人道說這是不能喫的。貓道說捉來的鼠須受玩弄至死，人道說既要殺他就令他速死，何必延長他的苦痛。英國求理安赫胥黎常被推爲主席討論殺牛。前列的生理學者虛弗爾亦常研究如何殺牛，牛最少苦痛。這也是『人道感情』的流露。浙東某地的拳鬥家有一條道德律，相戒雖忿怒不拔刺刀去刺婦女及未成丁而不帶刀的男孩。凌弱畏強是動物的常性，在人裏却有不肯欺弱而被強者迫壓却要反抗的人道。

是的，所謂人道感情的由來，久加研究的科學家亦難于解釋，但人們確有這樣一種感性却無可否認。許多人看見殺人覺得有點『慘』，或見弱者被人毒打會得挺身去勸，不聽，則會去幫助相打。而且這種感情的存在並不限于那一階級，是很普遍的，所以不得視爲變態，實和牙齒一般的自然。其難于科學的說明，乃只因人的知識還不夠，即能力缺乏。有許多事，現在科學都還不能明白的說明。

但這也是真的，俄國曾有人說過人道主義是不澈底的話。這原因我不大明白。推想起來，或者因爲託爾斯太派的人道主義確實太宗教的了，不適于近代思想。或者因革命之後，

奮的人道主義做了舊勢力的堡壘，反攻不便，所以另用一種說法去攻破這堡壘。然而似乎並沒有聽見說，他們主張殺人務須極慘，派員來中國研究油煎，火烙，凌遲，剝皮植草等古代殺人最凶的方法。

然而中國怎樣？

( 43 )

中國的絞死與槍斃久已被視為太輕了，于是又用斬。上海常有這一類的照片出賣的。中國人已『司空見慣』，此類照片多賣給到中國來的西人的。——雖然彼西人也早知中國有這種習慣，拳匪時候他們叫中國的劊子手去殺捉去的拳匪。我所見的照相，是被殺者成排的跪着。劊子手持刀顯出威武的樣子。——五月一日又見一位朋友從斜橋的書店中購得一枚劊的照片。是剛後暴露着還未收殮的屍體，觀衆聚着觀看。觀者有的還拖着辮子。面貌很似北方人。兩個被劊者還縛在木架上。一個剪『東洋式』的短髮，又一個仰首，看不清，二人從膝蓋上面起，皮肉均向下劈掉。乳房也都剝掉，露出筋骨，一一可數。死者很像是青年的女子，而右方仰首的一個更其像些，只可惜照片上不曾說明死者和慘殺他們的是何人，何地。有人疑心被殺的或者是女宣傳員之類，死于北方軍閥的，但這只是推測，沒有證據。不過這倒沒有什麼重要，重要的是這事情是出產在中國。要是在別的重人道的國度，見了這種照相，也

許會疑心自己的幻覺。但在中國，證之于歷史和筆記上所載，以及各種傳說，與英雄文士的主張，沒有人敢保證決不會有這回事，我希望諸位能恕我傳播這黑暗的罪，將那照相發表出來，使不會看見過這個的人看看。可見中國只有非人道，歷來並沒有過于人道。這是真的，中國只有非人道的殺人，並沒有人道主義來妨害過革命。如果以為今日的中國應當受非難，即使在什麼場合有理由，然而在我看來，是已將理由扭曲，——豈但曲，簡單成了環，令人看不出那里是起點和終點了。

編者注：照片現在暫不發表。

### 一三七 霉和火藥

修善

別人倒霉，自己享福，方方面面都是如此的。我的主張當然要貫徹，不過白白送死是不幹的，在情況不大順利的時候，當然要避開，爲了自愛也是很正當的事。

終竟要有人去送死才行，否則沒有人醒覺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從前讀書爲的是光宗耀祖，現在讀書是創造的宣傳武器以射人心弦，好取得諾貝爾獎金去穿漂亮的西裝，住洋房子。

所以白白死了人時，我還是當官，我還是忠實同志，還有人包庇，還有錢用，還可以當

死神之走狗，還可以被稱爲聖人。

媒質雖然極力想接近什麼階級，結果只是化了一些冤鬼，至于實在是什麼階級的人那還是莫明其妙。繼康南海氏爲聖人的是有目共覩的忠實份子，在國語方面也是一樣，可是古奧的「意德沃羅基」的文章仍然是臭，得意于其手，而掉弗落於其口，這當然而又似乎和要把或希望別人「奧伏赫變」的是異曲同工。近代中國四大思想家中似乎不能少了這一個，改爲五大，亦十分妥當，但是博士怕不敢贊同了。

火藥到處都有，看你年輕的人吃不吃吧。吃吃也不會上當的，如果你知道，至少可以有一天成爲烈士。但無煙的有時似不能令人一目了然，如果不是內行的人。吃的人自己去理會吧，牛不喝水是不能把牛頭強按低的。

又一方面是瘋犬似的要提倡斬決，斬得似乎很沉寂，羅掘株連以至於慘然，無烟火藥固然有用，造砲也更足以震聳發聳，因爲大砲可以多放火藥，和效率大些。

讀書似乎也有危險，也有怖恐，不是自己享福，就要別人奧伏赫變，這大約是傳統的原則，不過向來心照不宣吧了。

大將雖則要身先士卒，然即去也有避彈馬甲可穿，銅帽可戴，駿馬可騎，勁旅可衛，不

( 45 )

( 46 )

比兵丁之冒白刃，衝流矢，血肉相搏，等因奉此大本營不妨設在外國。革命文學的命令發自東瀛，何怪之有？而且以外國爲大本營那是很藝術的，一則可以再不看見殺頭，二則可以自己舒服而平安，三則可以取得大多同情。

無產階級的解放，大約是很名貴的事，不是人所當爲的事，因此自己知道了還要罵人家不知道。然而知道也就完了。替死鬼不知又要罵誰，還有許多未釋放的時候補替死鬼也還得要請修善寺的高僧超度，如果有派遣代表到蓬萊三島請高僧現在入獄的人是不能夠，不如就地請司令代表吧。

青年性情易吃火藥，請你在三島煉煉罷，好在似乎中國人還多，劣根性也未有剷除。火藥救國，科學救國，馬達救國，從此冤鬼死得也還有出路，至少的是除了造成正式聖人之外，掉弗落還有另外一位亞聖人遠居三島了，三島扶桑，與有幸焉。